



甘孜日报社·州委老干部局联办

# 嘎金山的枪声

◎栗绪华

## 嘎金山在哭泣

1956年2月20日，得荣县一伙反动活佛、喇嘛，纠集各方反动分子24人，在龙绒寺开会，策划武装叛乱，反对民主改革。留用的土司头人正副县长也逃离县城参加叛乱。他们造谣惑众，挑拨汉藏兄弟关系。煽动说：“改革是汉人压迫藏人”等，利用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制造的民族矛盾，打起“民族”旗号；利用藏族广大群众崇信佛教的心理，煽动所谓民改后共产党不准人们信教，打起“宗教”旗号，提出所谓“我们要保护宗教”的口号。甚至蛊惑人心的宣传：“藏人是棵大树，汉人就像树上的鸟；我们就像江水中的石头，他们是流水，鸟要飞走，水要流走”，不准群众接近干部和靠扰人民政府。他们搜集枪支，组织叛乱武装，裹胁藏族同胞上山叛乱。

一时间，乌云密布，叛乱分子烧、杀、抢、掠，无恶不作，强迫群众为其卖命，对不从者，轻则鞭抽棍打，重则挖眼睛、抽脚筋，投入金沙江。

嘎金山在哭泣，群众在呻吟。地处嘎金山下的徐龙乡，是该县叛乱中的重灾区。当时七个行政村，竟有五个村常被叛匪侵占或骚扰。以龙中然章为首的叛匪纠集巴塘200多人，时常在鱼波、莫顶、雪堆、布中、尼中等地侵犯。对群众威逼、谩骂、毒打，

对干部家属和积极分子恐吓、监视。我平叛部队126团一营官兵为剿灭叛匪，平息叛乱，救出群众，采取了奔袭作战的战术，在徐龙乡先后进行了大小战斗5次，叛匪每次均遭重创，但我部队亦付出很大代价，有15名官兵先后牺牲。特别是1956年6月10日，我解放军一个班执行护送领导任务，在鱼波村庄房附近的高山峡谷之中遭叛匪伏击，战斗非常激烈，战士们打得十分英勇顽强。由于地形复杂，叛匪众多，虽然保护了领导和首长的安全，但有七名战士倒在了血泊之中，其中有三名战士参军仅半年，且只有18岁左右，他们为了藏族人民的翻身解放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叛乱分子丧心病狂地对妇女实行奸淫，曾和我一起工作的藏族女干部，被叛匪捉去，遭叛匪强暴，并威胁“你不投降，我们的人多得很”，直到被糟蹋至完全昏迷，他们才停止了兽行。

## 金沙江在怒吼

1958年4月，平息康南武装叛乱斗争进入关键阶段，成都军区决定集中力量重点平息康南叛乱。省、州委要求各县迅速进入平叛地区开展工作，以一块一块的平(平叛)，一片一片的改(改革)，巩固一地，再转一地的战略方针进行平叛和民改。在我军的强力围堵下，康南六县叛匪，四处逃窜。

得荣叛匪龙中然章在从徐龙乡往巴塘一带逃跑时，妄图在鱼波、子虾阻击我平叛部队前进，30多人被我军歼灭，龙中然章躲在一山洞顽抗最后被击毙，受蒙蔽群众纷纷弃暗投明，回乡生产。

得荣县工委在民改试点后，铺开了全县的民主改革，一场打破旧社会制度，建立新社会制度运动，如同金沙江水汹涌澎湃的怒吼，响彻得荣全县。具体实施过程包括五个阶段：发动群众，建立农会、自卫队等各组织，划分阶级成分，没收或征收地主富农多余土地、房屋、粮食和生产资料，分配胜利果实。

1958年3月，我们武工队奉上级命令，完成康北白玉县民主改革任务，经缩编32人全副武装，由康定出发经成都、隆昌、泸州、叙永，跨赤水河到贵州毕节市，赫章、威宁抵云南占益，乘小火车到昆明、楚雄、南华、祥云、到大理转车经洱源、剑川、白汉场、桥头到中甸(香格里拉)。徒步行军六天方到得荣县城。人还未歇脚，马未下鞍，就被分配到情况最复杂，战斗最激烈的徐龙等六个乡。我和袁奉武、罗开发、苟国祥、陈积松由董宝贤(通讯上尉营职股长)带领到徐龙乡，由中尉连长老袁等四人去莫顶村完成党交付的平叛、民改任务。

在徐龙全乡群众大会上，工作队代表人民政府宣布：解放娃子(奴隶)，废除寺庙

## 山下红旗飘扬

山上歌声嘹亮，山下红旗招展。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，推选了自己信得过的人民代表，选举产生了乡级人民政府，然日西绕、莫顶中次仁、娘扎西、拥底及文书降巴组成乡人民委员会，各村相继建立村委会。

为加强党的领导，留下一个不走的工作队，按照县工委指示和章程规定，由工作队党支部负责物色、培养、发展农村党员和建立起党支部。1959年秋，徐龙乡党支部成立了。随着党政组织建立和完善，其他组织机构陆续组建，管理工作初步步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轨。

将培养本地少数民族干部放在重中之重。我在该乡工作一年零十个月中，送村民到藏民团服役达10多人，到民族学校学习10多人。后来，这批人均成为得荣的骨干力量。峥嵘岁月，铭刻心头，许多往事，虽如烟，仍历历在目。六十多年了，始终难忘这段艰苦斗争的历史……

## 小说连载 南山

◎高亚平

胡世明喝醉了，醉得一塌糊涂，软得就像一根面条，扶都扶不起来。王力费劲地把他移到按摩床上，自己也累得直喘粗气。

胡世明的心情糟透了。这种坏心情不是别人带给他的，是他的老婆李艳梅带给他的。下午一上班，他刚坐到办公桌前，沏上一杯茶，准备翻看一下今天的报纸，电话就叫了起来。他慢腾腾地抓起电话，问是哪位。

电话是常宁路派出所教导员王力打过来的，王力让他打开电脑，上网查看一下，说他的妻子被人挂到网上了。

胡世明吓了一跳，赶紧开机上网，天哪！李艳梅的天之水洗浴中心果然被人插到网上了。网上文章称，天之水洗浴中心是一个不合格的洗浴中心，里面涉嫌色情服务，建议公安机关立即查处。文章还含蓄地说，天之水洗浴中心有保护伞，据说老板的丈夫就是警界人员。该文后面的跟帖很多，足有三百多条吧，胡世明点开看了一下，说什么的都有，有骂警察腐败的，有骂洗浴中心老板黑心的，还有言语更激烈的，说就该把洗浴中心老板拉出去枪毙了……不一而足。胡世明当下呆了呆，心想，这是哪路神仙和自己过不去，给自己下的蛆呢？胡世明不及多想，就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。李艳梅昨晚在洗浴中心和几个朋友打了一夜牌，现在还在梦里。接到胡世明的电话，不耐烦地问道：“谁呀？”胡世明没好气地报了家门，在电话里说了情况，并让李艳梅赶快先把洗浴中心的小姐清理掉，避一避风头。

“我这是合法经营，有南山市工商局的营业执照，网上爱怎么说去，我才不清理小姐呢，有本事让他们来查！”没想到李艳梅不听他的，还满不在乎地说。

胡世明当下就有些发怒，狠狠地说：“你给我听着，赶快去把小姐清理了，别把事情给我惹大？”

“能大到哪里去？大不了把它查封了。”“你总得替我考虑一下吧？网络上的矛头已隐隐约约地指向我了。”

“你就是怕丢了你这个芝麻官吧？放心，老公，丢不了的。局长不是你战友吗？他怎么好意思免了你的官呢。”

胡世明劝说了一阵子，见不能奏效。他干脆哀求起了老婆，但李艳梅是一个油盐不进的主儿，自己认准的事情，任谁也说 not 进去。

胡世明无奈，气得和李艳梅在电话里吵了起来。

整整一下午，胡世明的心里都是乱乱的，他本想回家去找李艳梅理论一番，但他知道没用！他又动起了网络的心思，当务之急，是找人把这篇文章从网络上撤下来。找谁呢？自己在这行当又不认识人，想来想去，他又想到了王力。王力在派出所当教导员，负责所里对外宣传工作，应该和媒体的人熟悉。于是，胡世明让王力到他的办公室来一趟，说了自己的想法。王力见政委求到自己头上，也不管办得了办不了，先满口答应下来。

王力找谁呢？他想到了兰波。他和兰波因为所里的宣传工作，打过几次交道，算是熟人。王力想，兰波是媒体上的人，应该和网站上的人熟悉。他打通了兰波的手机，说了请她帮忙的意思。兰波一听是这事，捂着嘴笑了，心里暗想道：胡世明真会找人，竟然托人找到了自己的头上，“让我删除我的稿件，想得美！我就要让你们这些臭事大白于天下。”她不假思索，一口就回绝了。

但王力不屈不挠，又把电话打过来了。兰波想了想，答应了。她给朋友去了一个电话，让把她的文章暂时撤下来，待过上四五个小时后再发上去。这样，既应付住了王力，不至于得罪他，又可以自己的稿件重回网上。果然，胡世明和王力见帖子删掉了，异常高兴，但他们刚高兴了不到几个小时，上网一查，怎么帖子又上去了？

“我的大记者，帖子咋又上去了？”王力赶快给兰波去电话。

“我怎么知道，大概是别人又发上去了吧？”兰波在电话中无辜地说。

“还能删吗？”

“我和网站的人沟通了，不好删，发帖人盯着呢？”

胡世明和王力干着急，没办法。见胡世明心情不佳，为了安慰他，下班后，王力主动提出请胡世明吃饭，胡世明同意了。俩人出分局大院后，找了一家日本料理店，点了几个菜，要了几瓶清酒，就有一搭没一搭地吃了起来。不想，胡世明因为情绪不好，一杯接一杯的，竟然喝醉了。王力要送他回家，胡世明不愿意。王力无奈，只好就近找了一家足浴店，想让胡世明躺一躺，按摩一下，醒醒酒。没想到，这一醒，就醒到了第二天。

(未完待续)



俄色托梦。

#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

◎静默者

阿妈 你说  
我是你的影子，  
希望我活在温暖的阳光里，  
希望黑暗与我绕道远行。

阿妈，你说

我是你的眼  
让我看遍世间美好  
让烦恼离我一个轮回。

阿妈，  
长大以后我就成了你，

像你一样温柔善良，  
像你一样慈爱智慧。

阿妈，  
我也遇见了那个爱我的人，  
也有个可爱的孩子，

她成了我的影子，我的眼。  
阿妈，  
如果云层是天空寄来的一封信，  
那就让云层装满世间的美好，  
带着我的影子绕着你，跟着你，  
永远不离不弃。

# 梦中香格里拉

◎曾龙

只有将所有滚烫的热与恋都奔腾成香格里拉的痴与魔，心中无法停止的汹涌才能抵达朝圣的泪水。在香格里拉，我仅能把所有的日夜，都揉碎成一片无垠的梦境。香格里拉的村庄是水做的，所以漫步就是在静谧之河上泛舟；风，时常沾了马的野性，想要去草原上追逐那些五色的花海，撩拨它们的笑靥，挑起它们的裙衣，最后带着它们的芬芳在牧民的鼻息里起舞。大地上，时常有一串无形而悠长的音符正往前排成草的巨浪，牦牛脖子上的铃铛唱它时，它就是这世界上最好的童谣；藏族汉子唱它时，它就是这辽阔草原上最煽情的魔法。

在香格里拉，最好的自由就是回到儿时不羁的任性。或披着傍晚的彩霞策马狂奔，去远方探访巍峨的高山；或找一座村庄，数那一座座信仰的堡垒，猜它们用了多少个轮回才能与我相见。大地，把万物的答案陈列于地表，这样的答案往往会让灵魂变得格外轻盈。在香格里拉，这种轻盈仿佛只需要一丝雨露，便可在土地上肆意生长。那些油绿的青棵，不是饱腹的粮食，他们是生的种子，永远恪守着一份古老的法则，为灵魂的延续做着哺乳。油菜花花海铺成一条金色的地毯，在这个只有春冬两季的地方，盛夏也不过是刚

刚迎来了春光。油菜花顶上那一朵朵缥缈的云雾不就是为它披彩的桂冠？那一朵朵乳色的藏寨不就是从天而降的白云？那一头头静止的牦牛不就是浓缩于草地的山峰？那满地的野花不就是天空醉后坠入凡尘的星辰？在这幅静止的画作面前，我不敢轻易的言语，因为它们只合适成一场永远的凝固。一杯浓香四溢的酥油茶，一锅惹人馋涎的牦牛肉火锅，再来点民谣的歌声，这夜就可以安然永续。月光泻在独克宗古城，没有青石板呼唤，香格里拉的夜色是懒于苏醒的。但当喧嚣吹响夜晚的号角，且莫只

在独克宗古城满足于心灵漫步的快意，登上龟山公园，俯望古城，想着飞翔，心灵的自由就可随风走的更远。静闭双眼，头顶上转经筒的金碧辉煌，眼前月光广场的人烟缥缈，都会成为温柔的洗涤，随夜色入梦。清晨不比夜晚，在香格里拉没有固定的生活方式。在独克宗古城随意选择一条路，一家餐厅，就可以开启一天的美好。因为最好的生活，无需改造自己去适应它，而是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我的位置。神秘之美并非神秘的本身，而是当你怀揣一把钥匙时，你的心里就已经有了一扇门。